

张涤生 著

哥儿们

以眷村为经，以台湾这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为纬，将生存于其中的两代人的悲欢离合演绎得淋漓尽致，既诠释了现代中国的部分历史，也传承着我们民族许多固有的文化。

BROTHERHOOD

张涤生 著

张涤生 著

哥儿们

BROTHERHOOD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哥儿们 / 张涤生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496-2290-0

I. ①哥…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9994 号

哥儿们

作 者 / 张涤生

图片摄影 / 张涤生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陈益平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上海欢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当纳利 (上海)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20千字

印 张 / 7.25

ISBN 978-7-5496-2290-0

定 价 / 28.00元

目 录

第一章	闲登小阁看新晴·····	001
第二章	无为在歧路 儿女共沾巾·····	026
第三章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	048
第四章	客舍似家家似寄·····	071
第五章	山围故国周遭在·····	089
第六章	绮罗堆里埋神剑 箫鼓声中老客星·····	107
第七章	岂伊地气暖 自有岁寒心·····	121
第八章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134
第九章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151
第十章	二十四桥仍在 波心荡 冷月无声·····	166
第十一章	江湖多风波 舟楫恐失坠·····	177
第十二章	潮打空城寂寞回·····	185
第十三章	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205
第十四章	愿我如星君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	215
后 记	·····	220

第一章 闲登小阁看新晴

(时间: 2010 年)

1. 葬礼

台北的四月是气候比较好的时节，但天气就像女人的脾气，说变就变，昨天还阳光明媚，今天就转为阴暗，吹起冷冷的凉风，许多人将收起的冬衣又穿起来了。张立德从桃园机场到台北的直达车下车，站在复华饭店旁的公共汽车候车亭等车时，一阵寒风吹来，立德有种凉飕飕的感觉，原来一米七二的身材，好像一下萎缩了许多，曾经英姿勃勃的颜面，也可看到老人斑的点缀了。立德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丝苦笑，岁月不饶人哪。他整整棒球帽下掩盖着的稀疏的白发，同时拉紧红色的薄夹克，是红色的，因为年纪大了，反而要穿鲜艳的颜色，也

许想挽回流逝的青春吧。朋友们都认为立德哪像七十岁的人，但立德自己不得不承认，到底不比从前，以前在四月的天里，只要穿件衬衫便行了。

立德环顾着周围，这几乎和自己一起成长的都市，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地，现在则是略显单调与朴实的高楼大厦，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来比较，台北的市容建设是相对陈旧与落后。立德正在冥想之际，一位老人拄着拐杖到站牌前观看了会儿，然后转头问道：“请问到永和要坐哪一号线？”旁边一位中年妇女热心地向这位老人解释了半天，最后扶着他过马路到对面去乘车。等一切安顿好后，她才回到原地候车。

看到这一幕，立德心想，是的，台北应该是个小而美的都会，她美的不仅是外表，也是内涵。如果说北京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上海是豪门巨贾家里的贵妇，而台北则如同蜕变中的小家碧玉，虽然外表不是那样的仪态万千或者艳压群芳，但培养出来的气质，即使让她立于芸芸众生之中，仍能彰显出其鹤立鸡群的姿态。

对面转角处广告牌上的美女，不知是风吹磨损还是沾上污迹的原因，其脸颊上居然露出一个小黑点。其实任何美人的粉底下，总有掩盖住的黑斑，而所有的都会区，也都会有些不堪入目的景象。在台北五彩缤纷、璀璨夺目的灯光

下，同样隐藏着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被粉底掩盖的黑斑，有时候还是会在素颜下，呈现出本来面目。为了表面光鲜，当局用了许多加厚的粉底来掩饰；如果揭开这粉底，透视其中，就会发现当局、媒体、民意代表及黑道，都可能掺和在一起，各方都试图分一杯羹，但又都遮遮掩掩，怕人关注。

其实，立德的把兄弟，黄龙、李有志都是这粉底下的黑斑。张立德目前是空中飞人，台北、纽约两边住，最近也有一年多没回来了。他这次回台，主要是探病，大哥黄龙病了一阵，原以为没什么，自己也忙，就拖了下来。直到现在才抽空赶来，他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上点忙。

立德重新走在台北的街道上，回忆起与拜把大哥黄龙的几十年交往，不由感慨万千，两人过往的许多点点滴滴，都一幕幕地涌上心头。唉，所谓的“少年子弟江湖老”，宋代陈与义的一首《临江仙》的词句，倒颇能描述他此时的心情。

《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立德在纽约时，查过台北的气温，没预料到天气的突变，一下飞机，拖着个手提行李箱，就直奔医院。虽然在台北的寓所还有些厚衣服，但不想回去换，只有竖起衣领，双手环抱，在寒风中等待经过仁爱路的公共汽车。台北的公共交通工具实在是便捷，他上了车，用的是老年卡，只扣点，免费的，博爱座也不像内地，有时会被年轻人抢占。立德找了个座位，把手提箱放在跟前，开始浏览起窗外的街景。

立德正看得惬意，路上突然堵车，原来是前面要封路，过往的车辆都须绕道而行。他前面坐着两位乘客，一个头发都已花白，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另一个则是二十多岁的少年，两人见到路边情景，就讨论起来。

白发老者：“今天又是什么事要封路？是抗议什么吗？”

年轻人：“你没看新闻呀？今天的头条，大明哥的葬礼。”

白发老者大概不知道大明哥是谁，脸上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于是年轻人又接着解释道：“大明哥是五湖帮的大哥，教父级的，所以他的葬礼才会这么风光。”

一听到五湖帮，立德立刻想到小学同学唐铨，他也是五湖帮一员，按年龄算，也是元老级的人物，他今天应该会到场吧。

其实立德曾经见过大明哥，有次回台跟黄龙在酒廊喝酒，包了个大房间，十几个兄弟，加上十几个小姐，喝酒、敬酒、划拳、玩骰子、抽烟和唱歌，玩得不亦乐乎。黄龙正跟一个小姐在玩骰子“吹牛”，非要那小姐喝下认输的三杯罚酒，正争得面红耳赤之时，是大明哥带了四个兄弟到黄龙房间敬酒，那小姐才得以解围。

大明哥看起来温文尔雅，没什么架子，完全不像帮派的大哥，但酒量好，跟房间每个兄弟敬酒，打了个通关。当黄龙介绍立德给大明哥时，听说立德是从美国回来的，大明哥立刻红着脸，大声说道：“龙哥是我最钦佩的兄弟，他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立德哥，我明天替你接风。”然后转过脸对黄龙说：“龙哥，明晚在五月花酒家，我替立德哥接风洗尘，有没有时间？”

没等黄龙回话，大明哥又举起酒杯，大声嚷道：“今天在场的兄弟，明天都请过来，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黄龙费了一番唇舌，才推辞掉大明哥的好意。可结账时才知道，当晚所有的费用，大明哥已悄悄付了。

立德常常听到黄龙对大明哥的评价，说他豪爽、讲义气、识大体，而且谦虚，肯帮人，难怪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他送葬。有这场面，是多年积累的人脉，也不是每个人老死后都能有的。

这时，路上处处可见到葬礼的游行队伍，帮派参加者一律黑色西服，并有各帮派的旗帜，列队游行，看上去壮观无比；也见到大批警员沿路照相、调查取证、维持秩序，所以有的道路就对车辆临时封闭了。

年轻人以羡慕的声调说：“全省帮派，外省挂的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等，本省挂的天道盟、山线、海线、纵贯线上的各地角头、各路英雄好汉们，今天都到了。连岛外都有1500多人参加，包括香港新义安、澳门十四K、日本山口组，都有代表过来，预计参加葬礼的帮派分子超过万人，真是盛况空前啊。”

想必白发老者有些不以为然，摇摇头说：“到底是黑帮，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年轻人接道：“那不一定。你看参加葬礼的还有不少是达官贵人，做人做到这样，也算不枉此生！”

立德知道，在台湾黑白两道是很难界分的，黑道常是利益集团与白道进行沟通的桥梁，甚至本身也是利益集团的一分

子，而白道也靠黑道帮衬，摆平纠纷，或者分一杯羹。但最重要的是，黑道可以操纵选票；久而久之，黑道分子发现与其帮助别人，不如自己来，这样不仅利益不外流，并且还能得到许多官方的保障，所以黑道分子漂白后做白道的很多，黑白就融合在一起。当权力与利益欲结合时，黑道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调和剂。

封路结束，公车恢复行驶。由于台北是个盆地，受地形限制，多数道路比较狭窄，而且两旁高楼林立，商店居多，商业气氛浓厚。仁爱路则不像台北的其他道路，是条林荫大道，不过与立德记忆中的仁爱路还是存在相当的差异。

1949年，立德随父母从上海飞到台湾来时，就住在这条路上。那时住家是日式榻榻米房子，100坪的地，后面还挖了个防空洞。现在虽林荫依旧，但道路两旁以往的平房住宅，都已翻盖成了高楼，成为升斗小民一辈子不吃不喝都负担不起的豪宅。

如果当时保有这块地，现在该是亿万身价了，但活到现在，如果的事太多了，没有什么好追悔的；既然当时做了决定，就应承受这决定的后果。

张立德曾在纽约打电话给黄龙，想安慰他，说：“等你病好了，咱们一起去K歌！”

黄龙有气无力地边咳边说道：“这辈子恐怕不能陪老弟K歌了，我们约定下辈子吧！”黄龙的话依稀透着当年的豪气，但声音里却已没有了那股子气势。

英雄只怕病来磨。两年前回台北时，与黄龙在天上人间喝酒。那个时候黄龙一手搂着个年轻女孩，一手举着酒杯，豪气逼人地说：“老弟，人生一世，没什么后悔的。想咱们一生吃的、玩的、喝的都没少过，也算不虚此生了！”

张立德右手拖着行李，左手拎着临时买的一篮水果，进了仁爱医院。黄龙住的是台湾保险规定的标准病房，三人一间，他没有另外付费，以求升级到两人一间的病房。床头柜上除了两盒纸巾、一个水壶和两只杯子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看样子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立德把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站在病床前，看着穿着病患衣服、半躺半坐的黄龙。就见对方衣袖外露出的是骨瘦如柴的手臂，而且好像萎缩许多，再也没有以前魁岸的身躯；消瘦的面庞上，一道道深刻的皱纹，似乎在反映主人这几十年来沧桑，也使得他右额头上的刀疤混在了这些皱纹中，不再那么明显。

乍一见到张立德，黄龙不由得一阵激动，不料又引起一连串的干咳。立德赶忙坐在床边，轻拍黄龙的背部，同时拿起纸

巾替他抹去嘴唇边上的血痕。

黄龙看到张立德带来的水果，凄然一笑道：“我现在只能喝流质，这些水果是无福享受喽。”黄龙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大清楚，比起以往声如洪钟、气势凌人的态势，实在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立德握住黄龙的手，只觉得一阵冰凉，心中刺痛，眼睛都润湿起来。

黄龙大概体会到立德的心情，强笑道：“老弟，你还记得我第一次住院，你来看我的情形吗？”

“记得，当然记得，是你替我挨的那一刀，”立德笑笑说，“你还说，老子武士刀太长，来不及拔，被那小子钻进来用短刀刺我一下，下次绝对要早点拔刀！”张立德一边说着，一边似乎还想仿效着黄龙当年拔刀的手势。

黄龙听了，脸上露出些自得，并努力翕动嘴唇，想显示出一分笑意，但力不从心，而且马上就痛得干咳起来，嘴角还流出鲜血。

对着病床上的黄龙，立德能忆及的，几乎都是50年前的旧事了。那时立德是高中二年级，与同学起了冲突，同学的哥哥是地头蛇（当地角头）。年轻人的纠纷一向是自行解决的，没办法，立德只有请黄龙帮忙，与对方约了晚上在火车站后面

的空地谈事。双方各聚集了三四十号人马，黄龙同他两位朋友还带了武士刀。立德与对方没说上几句话，双方便火速开打起来，黄龙冲上来，替立德挡了一刀。那次黄龙不仅身上挂彩，而且险些丧命，因为只要稍偏一点，刀就刺进了心脏。黄龙可以说命大，但在江湖上博得了名声，也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张立德继续替黄龙揩拭掉嘴边的血迹，安慰道：“那次这样严重，你都熬过来了，现在医学发达，你肯定不会有事的！”

黄龙苦笑了一下，有气无力地说道：“这次是胃癌末期，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我知道这是大限到了，就希望来生我们还做兄弟。”

立德紧握住黄龙的双手，说：“一定！一定会的！”

黄龙露出欣慰的笑容，立德侧过头，不让黄龙看到他淌在脸上的泪滴。

这时，一个30来岁高高大大的青年进到病房，“龙哥，一切都搞定，没问题了。”说罢，他扭过头看见张立德，忙叫道：“立德哥，你也在啊，太好了，龙哥总惦记着你呢。”完了又使了个眼色，示意立德随他出去。

两人来到病房外，立德疑惑中带些焦急地问道：“小洪，什么事？”小洪是黄龙的贴身小弟兼保镖，已经跟随黄龙十多

年了，立德以前见过的。

小洪显得有些尴尬，吞吞吐吐地回道：“龙哥住院已经半年多了，花费不少，虽然有健保，但自费部分还是不少。你也晓得龙哥的，他是有多少花多少，只有欠债，没有积蓄，现在有点转不过来了。”

立德皱下眉头，又问：“你们难道没有收入吗？”

小洪叹口气，说：“我们跟着龙哥出来混，平日里主要收入是收些规费，代人讨债，偶尔也弄个场子抽抽头什么的，可现在龙哥一病，除规费外，其他收入都没了；更气人的是很多小弟见大哥病得厉害，不是自立山头，就是投靠到别的帮派了。他妈的，这不就像俗话说的‘什么树倒了，猴子跑了’嘛。还讲什么兄弟义气，简直是狗屁！”

立德看小洪越说越激动，忙接道：“是‘树倒猢猻散’，不过这也正常。”他一边说，一边掏出张信用卡，安慰小洪道：“别着急，这里面有50万额度，我们现在去财务处，先刷这张卡，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小洪激动地握着立德双手，说道：“真是患难见真情，龙哥没白交你这兄弟。”

立德也坚定地回应道：“我跟龙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边黄龙看着张立德走出病房的背影，心里一阵酸楚，但干枯的双眼里已经没有了泪水。他的脑中也回忆起60年前在土地庙结拜的往事，如今四兄弟中，只有立德算是真正的兄弟。当年的四兄弟中，李有志有事有人，没事不见人，如果需要帮忙或者替他摆平道上的一些纠葛时，他就会大哥长大哥短地说个不停，可自己生病住院这么久，李有志却只来过一次，送了五万元，以后就不见人影了；至于林道和，不知是不想还是不敢，去美国近40年了，竟没回来过一次，也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像完全失踪了似的。

在道上混久了，拜把兄弟多了去，但真情实意地结拜的并不多。高二时，在关帝庙里斩鸡头、喝血酒、啗臂为盟的事犹历历在目。当时的十八兄弟死的死，出国的出国，如今在台湾的只剩十人，其中还有四个在坐苦牢；其余六个人中，两个去做生意，一个吸毒后沦为街友，还在混的只有阿达和自己，但彼此道不同，越走越远。

黄龙思前想后，不由得心潮澎湃。他突然觉得腹部一阵剧痛，全身都在出冷汗，不禁在床上翻滚起来。他嘴里继续淌出鲜血，握着床单的手，青筋根根裸露，几乎要将血管爆裂似的。

小洪送走立德后，正进入房内，发现黄龙情况不好，忙招

呼护士，并用手按住黄龙，不让他从床上滚落下来。医生及护士赶到后，扶起黄龙，又喂他吃了几颗止痛药。

医生对着黄龙说：“黄先生，你这是何苦呢？我替你打一针吗啡止痛，你就会舒服很多。”

黄龙虽然满脸痛楚，但还是摇头道：“我一辈子不让我兄弟沾毒，我也不会破例。好在这疼痛是间歇性的，熬过一阵就好了。”

想必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如此对话，医生只得叹息一声，离开了。

医生走后，小洪替黄龙打开病房里的电视机。台湾的电视一般不是名嘴的政论，就是插科打诨弄趣之类的综艺节目。不过新闻节目却是以社会时事为主，所以各台都在直播大明哥出殡的画面，有12匹白马、24辆重摩，还有不计其数的方阵，都打着各自帮派的旗帜，加上黑色长龙，看去备极哀荣。

黄龙自言自语道：“大明哥，你称得上生荣死哀。我们出来混，争的就是个面子，你算把面子争到极致了，我走时还不晓得有几个人来送葬呢。”

立德回台北不到一个月，黄龙就走了。临去世前的那几天，黄龙的病况很不乐观，立德几乎不分昼夜地守在病床前。